

鲍姆嘉通论“美学”及其目的

文 / 崔凯华

摘要：感性认识始终是鲍姆嘉通“美学”概念的核心。而他也始终认为感性认识的完善是美学的目的。在鲍姆嘉通看来感性认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关于感性认识的认识不仅可以形成一门科学，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完善这种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以审美的目光打量这个世界。美学的目的或者美学本身都是对人的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完善。

关键词：鲍姆嘉通；美学；美学的目的；感性认识

DOI:10.16129/j.cnki.mysdx.2015.02.010

相比于康德与黑格尔，中国美学学界对鲍姆嘉通这个美学学科的命名者的研究及其成果要少得多。一年下来难得看到几篇讨论他的文章。我们常常满足于在某节西方美学史的课堂上简单地提一下他是“美学之父”，简要地介绍一下他对于“Aesthetica”这一学科的界定，似乎这样就足够了。实际上就连他对美学学科这一界定也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很少有人会去认真地考察一下他对“美学”的规定，更不用说是思考一下他为何提出建立这一学科了。中国学界的这种状况和国外恰成鲜明的对比。

如中国当代美学学者在分析了浪漫主义美学和分析哲学如何导致了美学的狭隘化后，就指出“为了摆脱狭义化带来的美学贫困，西方当代一些美学家不约而同地回到鲍姆加通，试图从对美学的初始界定中寻找突破狭义美学的思想资源”^[1]。虽然分析美学并未对我国的美学研究造成强烈的影响，但是自康德以来的孤立绝缘的现代美学传统却极大地左右了我们对美学的理解，特别是经过了朱光潜的宣传和介绍后。因此美学狭隘化的现象在我国美学研究中也是存在的。故而重新回到鲍姆嘉通对于美学的界定并考察他提出美学学科的目的对于我国学界也是十分必要的^[1]。

关于美学鲍姆嘉通主要有两个界定。在《诗的哲学默想录》里他认为美学是知觉的科学，而在他的《美学》一书中他把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下面我们分别分析一下这两个定义。

一、美学是知觉的科学

《诗的哲学默想录》是鲍姆嘉通于173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论文中他对诗进行了一番“哲学考察”。考察的目的是探讨如何让诗更完善，亦即让诗更有诗意、更美。鲍氏在此书中谈到了大量让诗更加完善的手段，比如让诗激发起强烈的情感、比如采用比拟等修辞手段。从一开始鲍姆嘉通的美学体系就和艺术实践以及艺术批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鲍姆嘉通认为对诗进行哲学考察“要预先假定诗人具有一

种低级的认知能力”^[2]。因为鲍氏认为诗“就是一种完善的感性谈论”^[3]。谈论指的是“标示相互联系的诸表象的一系列语词”^[4]。实际上就是把表象联系起来的语词。而凡是人的意识意识到的一切都可以叫做“表象”。所谓的“感性谈论”就是把“感性表象”联系到一起的话语。诗是语言的艺术。诗的语言激起的是感性表象。鲍姆嘉通说：“感性表象是诗的要素”^[5]。

而所谓的“感性表象”指的是“通过低级的认识能力所接受的表象”^[6]。在《诗的哲学默想录》里鲍姆嘉通所说的低级的认识能力指的就是知觉(perception)。鲍姆嘉通说：“‘可理解的事物’是通过高级认知能力作为逻辑学的对象去把握的；‘可感知的事物’是通过低级的认知能力作为知觉(perception)科学或‘美学’(美学Aesthetics)的对象来感知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关于美学的第一个规定：美学是知觉的科学。

“知觉”指的是人的低级认识能力也就是感性认识能力。与之相对的则是通过概念分析来理解对象的“高级认知能力”。这种低级认识能力所把握的对象是“可感知的事物”，也就是“感性表象”。“感性表象”不仅仅是知觉的对象，同时也是艺术的构成要素。在《诗的哲学默想录》里鲍姆嘉通认为诗是艺术的范例。鲍姆嘉通比较了诗与画两种艺术形式后指出，二者在表象方式上是相似的，并且指出诗比画有更高的完善性，更富有诗意。

“完善”是鲍姆嘉通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鲍姆嘉通认为诗就是一种“完善的感性谈论”。《诗的哲学默想录》里面并没有出现“美”这一词语，与之相当的就是“完善”这一概念。鲍姆嘉通认为“完善的感性谈论，就是其各个要素都指向对感性表象的认知”^[7]；“感性谈论越能激起感性表象，就越完善”^[8]。

“感性谈论”的完善应该具有两个条件：1. 它的各个要素之间要和谐统一，都指向对“感性表象”的把握。2. “感性谈论”能够激起尽可能多的“感性表象”。这样它就是美的，就是完善的。“完善”的这种含义和“感性表象”的明晰性息息相关。鲍姆嘉通认为诗中的“感性表象”是一种特殊的感性表象，是一种既混乱又清晰的表象(clear and confused representation)，从大

的方面来说鲍姆嘉通把表象分为两类。一种是清晰的表象 (clear representations), 一种是模糊的表象 (obscure representation)。模糊的表象由于缺乏可以辨别的特征, 因此不能为我们充分认知, 比如黑夜里的黑牛, 比如电视机信号被干扰时的杂乱画面。此类表象缺乏清晰性, 基本没有诗意。能够被我们充分认知的是清晰的表象, 比如黑夜中的银河。清晰的表象和模糊的表象是不相容的。模糊的表象基本没有诗意或者只有很少的诗意, 而清晰的表象则富有诗意得多。

然而清晰的表象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确的表象” (distinct representations), 一类是“混乱的表象” (confused representations)。明确的表象是通过确定的概念用逻辑来把握的对象, 因而是确定的。这种“明确的表象”是没有诗意的。而“混乱的表象”是感性认识的对象, 我们主要是通过感性来感受它, 而不是拿概念和逻辑来统辖它, 因而它是混乱的, 然而这样的表象就它能够被我们感知来说, 它也有着某种清晰的表象。比如拿水来说, 如果我们把它表象为碳水化合物, 那么它就是明确的表象, 没有诗意可言; 如果我们把它表象为“小桥流水人家”, 那么这就是混乱的表象了, 因为在小桥、流水、人家之间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必然关系, 不能用一个概念或逻辑关系来统辖, 然而它本身又有一幅清晰的画面。这就是既混乱又清晰的表象。鲍姆嘉通认为诗的表象就是这样一种感性表象, 这样的感性表象是富有诗意的。

鲍姆嘉通的这一区分方式受到了莱布尼茨等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 但是和他们又有所不同。在莱布尼茨那里作为物体本质属性和最终基质的单子都有知觉或表征 (representation) 的能力。每一个单子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表征宇宙。每个单子各有不同的清晰程度。单子越高级, 它的知觉就越清晰明确。单子根据知觉清晰明确的不同程度形成一个从最低级到最高级的序列。感官知觉和理智作为单子的功能虽然种类相同, 但其知觉的清晰程度却有差别。感觉是模糊混乱的, 不能认识事物的真正性质。而理智或知性则是清晰明确的。这种认知能力和认知对象清晰程度高低不同的思想为鲍姆嘉通所继承。但是他认为在混乱的表象中仍然有某种清晰的表象。而这属于艺术, 属于美, 并且能够形成一门科学。这是对唯理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突破。

鲍姆嘉通认为诗的表象的清晰性是一种“广度上的清晰” (extensively clearer) 也就是一种“量”上的明晰性, 以区别于确定的表象的“深度上的清晰” (intensively clear) 亦即表象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质”的明晰性。只要不脱离混乱的表象的范围, 诗的感性表象包含的东西越多, 它就越清晰, 因而越完善、越美。由此可见诗的感性表象本身的明晰性是判断诗是否完善、是否有诗意的标准和基础。鲍姆嘉通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例如他说:

如果表象A中所呈现的东西比B、C、D等等更多, 并且所呈现的都是混乱的, 那么就说A在广延上比B、C、D更清晰。⁽⁹⁾

在广延度上明晰的表象通过感性途径所呈现的东西比在这方不清晰的表象所呈现的东西要多, 因此, 更有助于诗的完善, 正因为如此, 广延度上比较明晰的表象更具有诗意。⁽¹⁰⁾

事实上在一个混乱的表象中所聚集的东西越多, 这个表象就越具有广延方面的清晰性, 也就越有诗意。⁽¹¹⁾

因此诗的完善和诗意也就有了一条判断的原则——感性表象的明晰性。

这样美学这门学科就有了它自己的认识能力领域——知觉或感性认识, 有了它自己的认识对象——感性表象, 有了能够判断感性表象完善程度的标准——感性表象的清晰性。因此鲍姆嘉通完全有理由要开创一门与逻辑学相对的、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 鲍姆嘉通把它也称之为“广义的逻辑学”。他说:

诗的哲学考察是指导感性谈论趋向完善的科学;……诗的哲学考察要预先假定诗人具有一种低级的认知能力。现在, 广义逻辑学的任务应是指导这种能力去对事物进行感性的认知。⁽¹²⁾

由上可知在《诗的哲学默想录》里鲍姆嘉通不仅提出了美学学科的领域以及对对象, 他还提出了美学的任务以及美学的目的。在他看来美学的目的就是指导人的感性认识能力对事物进行感性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学的目的是培养人的审美能力以便能够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事物、看待这个世界。由于感性表象是感性认识的对象, 感性认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同时也就意味着感性表象的更加完善。因此美学的目的就不仅仅是指导人以审美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同时也是让事物以美的方式呈现自身。由此也可以看出鲍姆嘉通所说的感性认识能力绝非仅仅是被动的。诚如英国学者戴维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构成能力”, 是一种凭直觉就能将许许多多这样的东西融汇在一起, 使之成为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或表象的能力^[2]。美学的目的的一方面是让人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 一方面是让事物以美的方式呈现自身, 二者都指向的是具体的审美实践。在鲍姆嘉通看来美学总是要回归到具体的审美实践的, 趋向美无疑是艺术和美学的共同目的。

保罗·盖耶尔认为在鲍姆嘉通看来诗的最终目的是激起情感。他说:“鲍姆嘉通的观点是诗歌的最终目的是激发情感(这里他站在杜博斯的传统上), 而打动人的事物的表象越多, 情感就越多的被激起”;^{[3]30} 鲍姆嘉通的观点是, 诗歌的目的是激起情感, 这是一个意欲的目的而不是一个客观的认知的目的, 但是达到这个目的需要通过一种特定认知形式, 即通过丰富的、密集的、‘混乱的’想象形象而不是空泛的、普遍的和‘明确的’科学概念^{[3]30}。在此书中我们找不到这样的证据。毋宁说, 鲍姆嘉通认为诗的最大目的就是诗的感性表象的完善亦即它的最高程度的明晰性, 激起情感也只是达到明晰性的一种手段和法则。与其他手段和法则相比, 激起情感并没有多大的特殊性。在《诗的哲学默想录》中鲍姆嘉通探讨了大量使诗趋向完善(也就是趋向美)的手段。比如鲍姆嘉通认为:

以一个局部形象去呈现整体就具有广延的明晰性, 就具有

诗意。⁽¹³⁾

比拟 (resemblances) 就是以较高的概念把相类似的东西结合起来。比拟的东西从属于同一种和类。因此,随着所呈现的映像一起而呈现了比拟的东西的东西,是极富诗意的。⁽¹⁴⁾

二、美学是感性认识的科学

这是鲍姆嘉通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美学》一书中给出的对美学学科的规定。这个定义和第一个定义是一致的,并没有太大变化。只不过鲍姆嘉通在细节上对这个定义做了一些扩展和补充。下面是它的完整表述:

美学(作为自由艺术的理论、低级认识论、美的思维的艺术与理性类似的思维的艺术)是感性认识的科学。⁽¹⁵⁾

在《美学》一书中鲍姆嘉通对感性认识做了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感性认识是指在严格的逻辑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总和”⁽¹⁶⁾。感性认识和知觉的内涵是一样的。“低级认识论”,就是关于感性认识的认识论。这个上面也已经讲到了。

关于“自由艺术的理论”,鲍姆嘉通在他的《真理之友的哲学信札》中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的生活最急需的艺术是农业、商业、手工业和作坊,能给人的知性带来最大荣誉的是几何、哲学、天文学,此外还有演说术、诗、绘图和音乐、雕塑、建筑、铜雕等,也就是人们通常算作美和自由的艺术的那些”⁽¹⁷⁾。一方面鲍姆嘉通的艺术观念还未脱离古典的技艺观,一方面他也注意到了当时正在逐渐兴起的fine arts(美的艺术)的观念。他所列举的诗、绘图和音乐、雕塑、建筑、铜雕(雕塑)正是fine arts所包括的五个主要艺术门类。这里应该注意的是鲍姆嘉通明确地把其他艺术也纳入到美学的范围中来了。

关于“美的思维的艺术”,鲍姆嘉通说:“美学是同人的心灵中以美的方式进行思维的自然禀赋一起产生的”⁽¹⁸⁾。鲍姆嘉通还列举了这自然禀赋所包含的内容:敏锐的感受力,在幻想中设想某种事物的能力,洞察一切的审视力,记忆力,创造的天赋,良好的趣味,预见与预感未来的能力,表述表象的能力以及高级认识能力对此的指导能力⁽¹⁹⁾。

鲍姆嘉通说:“美,指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研究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的美学的任务”⁽²⁰⁾。在鲍姆嘉通看来美学是以美的方式思维的艺术。以美的方式去思维就是前面所说的培养审美能力,学会审美地看待世界。不仅美学的目的是审美地看待世界,连美学本身也成为了审美地看待世界的艺术。美学与审美实践直接合一了。

“类似理性”包括下述能力:1.认识事物的一致性的低级能力;2.认识事物差异性的低级能力;3.感官的记忆力;4.创作能力;5.判断力;6.预感力;7.命名力⁽²¹⁾。它和感性认识能力以及美的思维的意义是相近的。

鲍姆嘉通不仅坚持从感性认识上来规定美学,而且坚持以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来规定美学的目的。他说:

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完善感性认识),而这完善也就是美。据此,感性认识的不完善就是丑,这是应当避免的。⁽²²⁾

美学的目的就是提高和完善人的感性认识的审美能力。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鲍姆嘉通那么重视审美实践甚至把美学与审美实践直接合二为一。

总结一下可以发现感性认识始终是鲍姆嘉通“美学”概念的核心。而感性认识的完善也始终是鲍姆嘉通所理解的美学的目的。在鲍姆嘉通看来感性认识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方式。它不同于只注重概念的理性方式。关于感性认识的认识可以形成一门科学,鲍姆嘉通对感性认识的理解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更进一步地认为我们应该完善这种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学会以审美的目光打量着这个世界。美学的目的或者美学本身都在于此。自鲍姆嘉通后,美学学科又有了多种规定,然而迄今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因此研究鲍姆嘉通的意义在于:通过回到他对于美学学科的最初规定,我们能够更加真切地把握导致这门学科产生的动机。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学的目的和意义,对于我们理解美学学科的定位大有裨益。

注释:

(1)虽然数量很少,但并非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比如朱立元最近就从“感性学”和“审美学”这两个方面对鲍姆嘉通的“美学”概念做了出色的阐释。参见朱立元、曾仲权.鲍姆嘉通美学的二重性和美学批评[J].江淮论坛,2014,(04):149-156页。亦有学者提出“回到鲍姆嘉通”的口号,参见向杰.回到鲍姆嘉通[J].美与时代(下),2014,(10):25-28。

(2)(3)(4)(6)(7)(8)(9)(10)(11)(12)(13)(14)[德]鲍姆嘉通.诗的哲学默想录[A].王旭晓译.收入[德]鲍姆嘉通.美学[M].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本书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鲍姆嘉通《美学》一书中的《理论美学》部分的节译,简明译、范大灿校。第二部分为《诗的哲学默想录》。王旭晓译、滕守尧校。少量译文笔者参考英文版做了适当改动。引文对应页码分别为:169页,129页,130页,128页,129页,129页,133页,133页,133页,169页,140页,141页。

(5)笔者自译。Alexander. Baumgarten, Reflections on Poetry, Trans, Karl Aschenbrenner and William B. Holth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4: P37。

(15)(16)(17)(18)(19)(20)(21)(22)鲍姆嘉通.美学[A].简明译.收入[德]鲍姆嘉通.美学[M].简明、王旭晓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1页,18页,前言5页,22页,22-25页,18页,13页,18页。

参考文献:

[1]彭锋.从狭义美学到广义美学——兼论蔡元培美学的现代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2002,(03):23-29。

[2][英]·戴维·鲍姆加登的美学:一个后伽达默尔式的反思[J].杨歌译.哲学译丛,1990,(05):1-9,40。

[3][美]基维编.美学指南[M].张一兵、彭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崔凯华,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学和艺术。

编辑:李光远